綱鑑易知錄

漢

北六冬七

13
537
15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六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獻皇帝

綱 庚辰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書法董承與備同謀操事泄被殺則易爲不書故書殺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予承何也操之入承爲之目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郎氏寄贈

門 イ13
號 537
卷 15

劉備人傑

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君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猝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見上卷末禽關羽備奔冀州冶鄴即下臨漳縣歸袁紹紹去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綱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田豐舉杖擊地

目操還官渡見上卷三十二紹遣顏良攻白馬見二十四卷五操引軍兼行趣同趨白馬良來逆迎也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趨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在滑縣南操陳輜重載衣物車餌

關羽刺顏良

沮授臨濟而歎

關羽報效曹公
關羽奔劉備於袁軍

二敵。率將縱擊。大破之。斬紹騎將文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綱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目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竹中。射之。中頰。創。昌。傷也。甚。名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今江南蘇州府越今浙江紹興府之衆。三江在蘇州府崑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劉琬曰孫氏兄弟惟中弟孝廉。故稱。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使出巡軍。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綱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

曹操破紹輜重

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會[目]袁紹軍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曹操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操擊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紹走至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惠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闕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綱以孫權爲討虜將軍。[目]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見上卷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都尉。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權卽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

逢紀譖田豐

袁紹殺田豐

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猝除。爲將軍計。唯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江夏太守。在湖廣武昌府）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

綱　辛巳六年秋九月。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目）操擊備於汝南。（今河南南陽汝寧府）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備在荊州。（今湖廣荊州府）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彼○股骨也。股外曰髀）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綱　壬午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目）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今山東青州府）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敬。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

（袁尚襲行州事　袁譚出屯黎陽）

周瑜論任子　三

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見上）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朔）敗綱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書法書操責何非爲漢也蓋予之目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猶言質也）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子也）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周瑜字）議是也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目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見上）操追至鄴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今直隸河間府南皮縣）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

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譚不從。綱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目操擊劉表。軍於西平。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皮詣曹操請救。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

操從之。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綱甲申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見上。今直隸順天府。操遂入鄴。自領冀州。見上。牧。綱冬。十二月。曹操攻平原。見上。拔之。袁譚走保南皮。見上。

綱乙酉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目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壁爲司空掾。覩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吸書數聲操罪惡。連及家世。

曹操釋陳琳

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 袁紹字 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 與俱管記室。

綱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目 袁熙 紹次子 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 今直隸永平府 烏桓。東胡國名本在遼東後有散居遼西者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令曰。敢違者斬。別駕韓珩 恆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綱 冬。十月。

以荀悅爲侍中。

目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 獻可替否 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 丙 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 怪法。放越軌。奢敗制。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綱 丁亥。十二年。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 踏 頓。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伏龍鳳雛

孔明臥龍

遼西烏桓別種名 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遼東太守公孫度子斬之。

綱 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書法 特筆也入綱目 未有書見賢者 於是特書交子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目 初琅邪今山東青州府諸葛亮寓居襄陽今湖廣襄陽府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徐庶崔州平崔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亮字龐士元名統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丙人曰漢室傾頹

劉備三顧孔明

孔明隆中對劉備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見上北據漢沔勉二水名俱在湖廣漢陽府利盡南海今廣東廣州府東連吳會今江南蘇州府西通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劉表）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即成都府）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漢寧今陝西漢中府）劉璋（益州牧）闇弱張魯（漢寧太守）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誇去聲）有荆益保其巖（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洛（今河南河南洛陽縣）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關中別號今陝西西安府）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徽字）為冰鑑故操與備語而稱之

遂昌尹氏曰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蕲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

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三顧
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
丈夫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巖穴與
時乎未遇則高
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
謂托身不可
以求售
故不苟合
於僭竊
魚水
君臣既合
不肯苟仕
非所也故不
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
相權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哀繼絕翊扶正統
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自而
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而與
者可掩是豈區區一智
聘莘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
而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
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綱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孫權擊江夏今武昌府太守黃
祖破斬之綱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目操

以崔琰盬上聲爲西曹掾視官屬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
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操聞之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略
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
聞而辟舉也之懿辭以風痹秘脚冷溼病操怒欲收之捕而
殺之日收懿懼就職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綱八月操殺
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發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明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
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融大目融
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劉琮舉州降曹操

恃其才望數嘲戲侮曹操御史大夫郗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見上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又與禰衡更耕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今陝西西安府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離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孔融字合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綱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

升樓去梯

蒯越說劉琮降曹操

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見四卷七在內而危重耳見同上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見上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見上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謂荊州而禦中國必危也琮從之操至新野見上四琮舉州降操遂進兵綱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目劉備屯樊城名在湖廣襄陽府

劉備不忍背劉表

城北漢江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見九上。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今湖廣安陸府當陽縣。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玄德顯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徐庶辭劉詣曹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車徒器械資糧之類。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在當陽縣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見上九。遇劉琦

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荊江之中正對沔口。綱操進軍江陵。目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見上卷三十三。以和洽劉廣亦爲掾硯屬。從人望也。劉璋益州牧。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存恤。錄用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書法東下何盛辭也。故特書迎擊。是役也。微迎擊則吳孫權事去矣。明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

曹操不存錄張松

曹肅勸孫權結劉備

曹肅說劉備結孫權

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目初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即荊州府。而劉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見上卷聰明仁惠。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

孔明柴桑之說

業備甚悅進住樊口（在湖廣武昌府武昌縣西樊山之下）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上卷）見於柴桑（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見上卷）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見九卷二十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見十卷四）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能歸之若水之東流乎事之成敗天也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見上卷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諺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魯肅諫迎曹操

編之魯編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見卷二十六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遣去聲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

魯肅勸孫權召還周瑜　周瑜請破曹操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婆今江西饒州府鄱陽縣肅勸權召還瑜還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豪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

拔劍斫案

夏口。見上十三。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元文作表。秦松字。二子俱請權迎操。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魯肅字。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

赤壁之戰

黃蓋計騙曹兵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歌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咸上聲。戰船。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同。同衝音同。鬬艦十艘。艘搜船之總名。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幕尾。先以

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灼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會操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見上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見上十二樂進守襄陽見上八引軍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龍州李氏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顚沛流漬死儻能乘此之銳蹴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於是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荊州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固也然愚以爲孫劉之爭荊州當爭於赤壁之前不當爭於赤壁之後奈何赤壁既勝之後終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終敵以爭荊州之罪也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

綱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目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行定日徇武陵今湖廣常德府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桂陽今湖廣郴州府郴丑森反零陵今湖廣永州府皆降盧江今江南廬州府營師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綱己丑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目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今荊州府公安縣權以妹

曹操遣蔣幹說周瑜

蔣幹終無所言周瑜雅量高致

銅爵臺

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蔣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蘇秦張儀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綱庚寅十五年冬曹操作銅爵臺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蓋曹操寵妾

曹操讓還三縣

所居於鄴。今河南彭德府臨漳縣。【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書】書讓【法】何。議也。讓美事也。何議爲也。武平書。【音】武平見上【註】卷二十五。【目】操下自封則讓還之爲可知矣。令曰。孤始於譙沛國譙縣。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沛國見上卷四。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鐸】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小明也。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賈】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拓今河南歸德府拓城縣。苦惓。故城在鳳陽府亳州。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綱】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書】【綱目】守蜀漢吳魏及晉諸臣。無不【法】書姓者。具官爵皆美辭也。惟不書

官者辭也而僭國臣不與焉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請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相與從事也乞與奮威權從弟瑜俱進取蜀見上而并張魯見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蹙迫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戒曰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幹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湖廣岳州府城南權聞之哀慟曰公瑾周瑜字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亂周瑜子名初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肅代

公瑾有王佐之才

飲醇自醉

孫權以荊州借劉備
孫權勸呂蒙抗拒

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猶言當路）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言泛覽流觀譬如涉水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綱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

劉備以龐統（字士元非百里才）爲耒陽（今湖廣衡州府耒陽縣）令不治免

魯肅遺（去聲）備書曰士元（龐統字）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俱郡佐）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亮

綱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三月遣鍾繇擊張魯（見上九）

綱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目初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與繇會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秋操自將擊破之遂趨奔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操追至安定（今陝西平涼府）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渭水之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馬超（今西安府同州）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今山西汾州府）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吾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拆）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廣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以張既爲京兆尹（即西安府）。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綱）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目）。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正爲劉璋益州牧。軍議校尉。璋不能用。正邑邑（同悒悒不安貌）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張松勸劉璋迎劉備）松乃舉正。正辭謝。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擊張魯）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取蜀益州土誰能禦之劉豫州（見上）十四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從事王累俱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

嚴顏拊心嘆歎

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巴郡（今四川重慶府）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綱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目初張紘以

石頭城
濡須塢

黃蓋自殺

秣陵今江南江寧府。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據石頭山爲城。在江寧府治西。徙治秣陵。改號建業。綱權作濡須塢。狀如偃月。二名偃月城。書法者此其書何。關要也。終綱目書作塢一而已。目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在江南廬州府巢縣。口立塢壘也。權從之。綱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待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書法待中尚書令。談或也。此其書前書曹操以荀彧爲待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或自殺。何關要也。終綱目書作或一而已。目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見十八卷二十九。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於譙。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或以病留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

荀彧事非其人

荀彧殺身初無可取

人皆惜之。

遂昌尹氏曰荀彧之死亦予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者操加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克凡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既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奠紱已成彧乃欲以正論尼之何哉且彧與操周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秉忠正守退遜責之乎彧之殺身初無可取既不足以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操之不精至其晚節未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爲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荀彧自殺爲文今既削而不書又并司馬公光褒稱之語棄而不錄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然後知不仕吳不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尤不可及而失身於操者

劉備據涪城

麗統三計

綱目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書袁術書據南陽曹操兵據兗州皆罪之也則其書據法

天下不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綱曰於是不得爲備隱矣

目備在葭萌見龐統

生死皆辱也後之以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

能

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朝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治東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

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名懷沛斬之。勒兵徑至關頭。
并其兵。進據涪。見上城。
綱癸巳。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目操進軍濡須
口。見上號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
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
如劉景升。劉表字。兒子劉琮。豚犬耳。操徹軍還。綱夏。五
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見上書法自莽始書於
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是再見。然莽書加
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綱劉璋遣將吳懿等
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今四川成都府漢州。綱秋。七月。

生子當如孫仲謀
曹操自加九錫

劉備入成都
我州但有斷頭將軍

魏始建宗廟社稷。書法操始何也。故不書魏公
綱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綱甲午。十九年。春。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綱夏。
五月。雨水。綱閏月。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
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書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
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公安。不書。諱之也。然則
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目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
張飛趙雲將兵沂。素流克巴東。今四川夔州府。破巴郡。今四川重
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
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短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

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今四川瀘州）犍
爲（今四川敘州府）飛定巴西（今四川保寧府）德陽（今四川成都府德陽縣）龐
統中流矢卒。雒城（見上）潰。（會）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
來會。馬超（去年歸張魯）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
令引軍屯城北。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
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璋父）
劉焉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
于公安（見上十八）盡歸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
諸葛亮爲軍師將軍。初璋迎備（見上十三）劉巴諫曰。備

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
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
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
（視）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影）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
璋稽服乃降。備以爲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
觀等。璋之婚親。彭羕（恣）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軍
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
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法正一飯（孫）之

諸葛亮以嚴治蜀

德暉眦見七卷十五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大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見十八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見上十九生變於肘腋法孝直正字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見上二二十三今奈何禁止老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見九卷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

蔣琬社稷之器

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為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長不治人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綱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目操留少子植守鄴見上十九以邢顒為植家丞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庶子太子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

春華秋實

禎美文辭。植親愛之。禎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綱魏荀攸卒。書法。是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故書魏而削其官焉。目未嘗有漢也。綱目誅心。

曹操弒伏后

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或作攸之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攸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也不忘。綱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目初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獨上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敬壞壁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避先上聲。徒跣赤足。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見十五卷二十一。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見十卷二十一。殺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六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七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獻皇帝

劉備孫權分荊州

綱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綱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目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

蜀。權遣使謂備。備報曰。備與劉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住夏口。（在湖廣武昌府荊江之中。）備遏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避）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蜀。留關羽守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今湖廣長沙府。）零陵（今湖廣永州府。）桂陽（今湖廣郴州。）三郡長吏。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今荊州府公安縣。）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在武昌府嘉魚縣北。）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今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上聲。）羽。羽曰。烏林之役。（謂赤壁破曹操也。烏林與赤壁相對。故云。）左將軍（見二十五卷三十。）身在行陣。（并力也。）開戮力（戮。）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謂劉備。）覲於長阪。（見上卷十四。）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恣德墮（揮。）壞也。）好（去聲。）今已藉手西州。（言備已有益州。）又欲剪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

魯肅責關羽爭荊州縣

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今陝西漢中府）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見上）江夏（今湖廣武昌府）桂陽（見上）以東屬權。南郡（卽荊州府）零陵（見上）武陵（今湖廣常德府）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綱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綱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目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猶三十作書也）與合肥（今江南廬州府合肥縣）護軍薛悌署（簽書也）函置也所以盛書者）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

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

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樂進等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將獨出。李典素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至逍遙津（在廬州府城東北）北。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願以此爲終身之戒。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綱冬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爲鎮南將軍。封其屬閻爲列侯。以圖

諫魯勿王也。

曹操進爵爲王

綱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爲王。操殺尚書崔琰。有與琰不平者譖之。遂賜琰死。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爲相國。

曹操用天子車服

綱丁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見十一卷四降。綱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書法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而僭其車服儀制。是二天子矣。操之罪可勝誅哉。終綱目千三百餘年。一書而已。綱六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目初操娶丁夫人無子。

崔琰露版答曹操

入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欲以爲嗣。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露。不封也。版。木版爲書也。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五官將丕嘗爲此官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賈詡思袁劉父子

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有三子譚熙尚紹愛幼子尚以爲後出長子譚爲青州刺史後兄景升父子也。袁紹字本初。出長子譚爲青州刺史。後兄

辛君知我喜不
辛憲英卜魏不昌
劉備進兵漢中

弟相攻。爲曹操所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操大表愛幼子琮。及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操大笑。丕立爲太子。抱議郎辛毗。毗皮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綱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料也。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今陝西成縣。操遣曹洪拒之。綱孫權陸口。見上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紀晃起兵討曹操

綱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黃上聲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書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目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死之。所以愧黨操者深矣。目時有金禕衣者。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綱夏。四月。劉備擊張郃。不克。秋。七

劉備取漢中

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綱已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將趙雲擊夏侯淵。破斬之。綱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目操自長安出斜谷。在陝西漢中府鳳縣。軍遮要。地名。在斜谷南。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即漢中。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在鄠昌府階州治北。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

趙雲擊敗魏兵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石。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踩躪。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還治書。書自立何。存獻帝。以自立書之。綱目。君臣之義凜凜矣。綱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目關羽使麋眉芳守江陵。見上。傅士仁守公安。見上。同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見上卷。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追。遂降。龐德力戰矢盡。乘

關羽威振華夏

小船欲還仁嘗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羽又遣別將圍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綱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書周瑜張紘魯肅卒法皆書官於是蒙爲大督則其卒也不其官何罪蒙也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彊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羽之還書邀斬之以甚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目自許見二十五卷二十四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魯肅勸孫權撫輯關羽

呂蒙勸孫權取關羽

呂蒙計襲關羽

司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關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見上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

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見上卷）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見上）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見上）襲其空虛則南郡（見上）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吸）召蒙還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去聲）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意慮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見上）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發兵襲羽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黃上聲）屯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以助曹仁孫權稱藩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羽聞之猶豫不能去徐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勉）水（在湖廣漢陽府城西南）呂蒙至潯陽（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盡伏其精兵艫（盧）艫（船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慶芳）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己於是卽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

呂蒙軍令

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開上聲。甲也。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關羽走還。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興致。濬伏面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伷。宙。伷時爲武陵郡。武陵。見上二。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人稟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外人稟白。而實無才。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文上聲。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等得失

此亦侏儒短人觀一節之驗也。桓譚新論侏儒見一節。必見全身。但觀一節之短。可知其爲侏儒矣。權大笑。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使遜屯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守峽口。巫峽。明月峽。西陵峽。三峽之口也。巫峽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明月峽。西陵峽俱在夷陵州。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繞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短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疾發卒。權後謂陸遜曰。公瑾周瑜字。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曹操字。開拓荊州。邈莫遠也。焉寡儔。子敬魯肅字。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

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公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劉備字）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呂蒙字）子明

少時。孤謂不辭劇（極易也）易（艱與易也）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路不拾遺。法亦美矣。綱以孫權爲票騎將軍。領荊州牧。目曹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今江西南昌府）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灼爐火上邪陳）炉（自比文王。明使其子篡漢。）耶。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學廣校。脩明禮樂。繼以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

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衰矣然上則有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天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可忽哉。教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春正月丞相

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書法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九十事卒書官書爵書姓如之也使操不死必將大以不臣終矣。目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涕泣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以王后令即王位帝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

魏九品法

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於高陵。曹操墓也。未詳所在。唯其疑塚在河南彰德府磁州。凡七十二處。綱二月。魏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綱書法魏王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鄢陵侯。漢所封也。漢遣就國。爾書魏王丕遣何。私也。友于義薄。莫甚於曹丕者矣。故直書曰魏王丕遣其弟。目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侯。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監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爲安鄉侯。故城在今直隸眞定府無極縣。綱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目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綱夏六月。以賈逵爲豫州刺史。見二十五卷。目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察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畜水曰戍。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眞刺史矣。綱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目帝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丕卽皇帝位。改元黃初。奉漢帝爲山陽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公。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循名可以責實

綱目不過求其實

遂昌尹氏曰天生烝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僞辭袁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胡爲自漢而下一何堯舜之多邪今綱目於此直以稱帝廢帝大書于冊至于傳之史皆廢豈綱目好爲立異哉亦不過求其實而已嗚呼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則必曲爲委折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蓋莽賊篡漢欲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稱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爲文自後篡竊相繼皆踵而行之其原始於曹氏之徒始無以之爲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右東漢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紀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 名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丕篡漢正位於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壽六十二歲諡法明德有功安民曰昭有勞安民曰烈

綱 辛丑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書大書章武元年 法昭烈於高光也魏篡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逆各得其所故曰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綱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書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 法故孫曹皆斥姓名

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 目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雜寄也旅客也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卽位於武擔山名在四川成都府治北之南犬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致堂胡氏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絡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卽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

費詩諫稱尊號

司馬氏未知去取之意

綱 孫權徙治武昌 目 權自公安今湖廣荆州府公安縣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今湖廣武昌府 綱 立宗廟祫治合也祭高皇帝以下 綱 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綱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書法自初

若秦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邪王睿顯著小史牛氏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寇書之亦獨何哉

帝自將伐孫權

趙雲諫伐孫權

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

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
今陝西西安府。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
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
猝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
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綱車騎將軍張
飛爲其下所殺。目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
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
不悛。詮。改也。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臨發。爲
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嘻

孫權遣陸遜督諸軍拒守

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綱孫權請和。不許。遂
遣陸遜督諸軍拒守。目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
戩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
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
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瑾字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
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
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
言。亮已委質見二五卷五。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

其言足貫神明

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間。諫知卿意至。輒封表示之矣。

孫權遣使降魏

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進軍秭歸。今荊州府歸州。權以陸遜爲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守。綱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

魏劉曄諫受吳降

目權遣使稱臣。送于禁。見上六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弊。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見十八卷二十九。劉曄諫曰。夫王位。天子一階耳。今信其僞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爲

為虎傅翼

張昭屈邢貞

虎傅翼也。附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搏人而食。魏主不聽。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卽下車。中郎將徐盛憤怒。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

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洛（今河南府洛陽縣）○指魏。呑巴（今四川重慶府）蜀（今四川成都府）○指漢。而令（平聲）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徐盛涕泣橫流）

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詣鄴（今河南彰德府）謁高陵（曹操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見上六）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趙咨對魏主）

綱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目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博覽經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史（中）然（上）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車載斗量）

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上聲）綱孫權立子登爲太子。目吳王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太子少傅屬官。入講詩

孫登四友

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綱 壬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猇亭。今宜都縣。綱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目 帝自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建平即巫山縣。連營至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

陸遜以火攻拔漢軍

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耕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擒雞上聲角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言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也。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

曹丕謚昭烈不曉兵

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法正字。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析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上破漢之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綱秋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書法道絕降耳。其書叛何。責不死節也。目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

始不踰年改元

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不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陳平韓信。邪。對曰。臣受劉主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爲鎮南將軍。綱九月。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魏上不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故伐之。綱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綱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

宗瑋報之

綱癸卯。後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書始不踰年改元也。吳黃武二年。法改元也。綱春。魏師攻濡須。見上卷二十四。別將圍江陵。今荊州府江陵縣。皆不

克引還綱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書法州不書賀善贊曰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領徐詔以爲至書見諸葛亮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涪城也書據牧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卽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德非私也惟其正而已矣目諸葛亮至永安見上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禪卽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長貳官共署事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去聲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脚草履而獲珠王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字處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和字參署七年

與四子終始好合　楊顒諫孔明自校簿書

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胡濟字。數朔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見十六卷。陳平不知錢穀。見十一卷十三。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綱六月。益州郡耆帥雍闓開等以四郡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叛。闓初益州今雲南雲南府非四川成都也。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上聲。今四川行都司。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綱秋八月。遣尚書鄧芝使吳。目帝遣芝脩好。去聲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爲魏所乘。不

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見上。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爲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綱立皇后張氏。飛之女也。

後皇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爲安樂公。以泰始七年薨。壽六十五歲。

綱甲辰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綱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目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夜司馬懿鎮許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親御龍舟至廣陵。今江南揚州府。吳將軍徐盛列舟艦咸上聲。於江。而植木衣去聲葦爲疑城。假樓櫓。戰船。時江水盛長。不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

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於是旋師
綱乙巳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目亮
率衆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進曰南中恃其
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
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
而已亮納之綱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綱六月
吳以顧雍爲丞相目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歎
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
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
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
及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
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洩權以此重之綱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
遂平四郡目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見入斬雍
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
既得使觀於營陳陣閒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
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
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顛

固天所以限南北

池。在雲南永昌府城南。益州上。永昌。今雲南永昌軍民府。祥狗。見上。越巂。見上。四郡皆平。綱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目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循渦戈。渦。水名。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入淮。十月。於廣陵故城在揚州府臨江觀貫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綱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夏。五月。魏主丕卒。書主書卒。法卒何。尊漢也。至漢亡而後始書吳主殂。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毋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初。操為聘焉氏女。嬪有寵。甄氏薨。郭氏進。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石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

平原王不忍殺鹿子

秦皇漢武之儔

及耳。溫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綱冬。魏徵處士管寧不至。目寧在遼東見二十五年。卷十四。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今山東青州府。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諸葛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綱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書劉繽之起。書日。與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發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明出之後。開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日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義聲充滿天地間

出師表

目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今陝西漢中府。使長史張裔異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引喻淺近。以失大義。）塞忠諫之路也。宮中（上）府中。（禁中。府中。將軍幕府。）俱爲一體。陛（下）罰臧否。（比）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臧）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陛）以昭陛下平明之理。（無異同）宜偏私。使內外（宮。府）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衣。俱。爲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悲）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去）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興隆傾頹之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悲）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

值傾覆。建安十三年。當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亮使吳求救於孫權。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
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深入不毛。建興
元年南中雍闓等以四郡叛。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
秋悉平。瀘水名。在四川行都司城南。其水深廣而多
瘴。春夏經之多死。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都。都也。漢所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
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升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
零。不知所言。

孔明有文王之小心

致堂胡氏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舊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諸葛亮伐魏

綱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書法也街亭之敗書伐魏。尊漢。馬謖為之書敗績。矣。復書貶亮其不為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目初魏以夏侯淵子楙。茂都督關中。今陝西西安府。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而東。當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楙聞延故名。奄忽也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

魏延謀伐魏

孔明不用魏延計

斜。耶谷。在漢中府鳳縣安府咸陽縣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今陝西鞏昌府計。乃率大軍攻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速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在鞏昌府秦州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

馬謖街亭之敗

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亮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即鞏昌府。）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致堂胡氏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出斜谷。自足以擒獻。而誠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唉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誼者言之。音漢高見八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註卷三十。

孔明節制之師

曹休石亭之敗

綱 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

目 吳使鄱陽（今江西饒州鄱陽縣。）太守周魴（防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還上聲。今江南安慶府懷寧縣。）以應之。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戰于石亭。（在安

慶府潛山縣遂令桓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斬獲萬餘資仗略盡綱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亘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見上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正月亮攻祁山又務於東八月吳敗曹休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昌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張良陳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見二卷二十五論安言計論安危言計策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坐以致大遂并江東見同上繇朗皆守一隅以致敗者

故引以證蜀。五。中閒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部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謂守與戰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操追備及於當陽之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赤壁破曹西取巴蜀。進兵長阪。備棄妻子走

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遣呂蒙襲關定荊州。秭歸今荊州府歸州。蹉跌。軍秭歸。備恥關之沒。自將伐權。進子歸後爲陸遜所敗。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圍陳倉。即寶雞縣。不克。亮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51